

飞越红尘

白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飞越红尘

白雪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越红尘/白雪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2
(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

ISBN 7-5059-4493-2

I. 飞… II. 白… III. 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6171号

责任编辑:琪芳

封面设计:余立新

封面摄影:林海

插页供图:恨情戈

书名	飞越红尘
著者	白雪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琪芳
封面设计	余立新
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0千字
印张	5印张
印数	1-1000册
版次	200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493-2/I·3562
定价	16元



2005年7月于单位院区



98年11月12日惠州西湖



2003年9月6日河源万绿湖

请在线购买：www.ertongli.com



05年8月惠州西湖荷花亭



2001年8月12日部分高中同学聚会于西宁市留影

《飞越红尘》目录

- 雪雨飞花(中篇小说) (1)
- 恨别鸟惊心(中篇小说) (52)
- 网恋独白之爱你在夕阳里(短篇小说) (130)
- 带刺的玫瑰(短篇小说) (140)
- 生死相依(神话小说) (144)
- 阴错阳差(短篇小说) (151)
- 后 记 (155)

雪雨飞花

珠江三角洲东南部有一个美丽的小城叫滨州市。

中秋节过后,仍残留着夏日的酷暑。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林雨扬,驾着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小轿车,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飞驰在通往深圳的高速公路上。车内空调已开到最大,但林雨扬的头上仍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当他赶到机场停车场时,一架波音747大型客机已滑出跑道,冲向蓝天。他打开车门的刹那间,瞥了一眼时钟,13点30分。他懊丧地跨出车门,在灼人的骄阳下,抬头望着那带走他生命中万分眷恋的飞机,大滴的泪水从他英俊而刚毅的脸上滚落。一米七六的身躯顿时像被什么外力抽空了一般,只剩下一具空壳。左胸部一阵阵如锥般地疼痛。一身被汗水浸透的白色T恤很快被烈日烘干。可他周身却感到彻骨的冰冷。怅然若失地仰望着远逝的飞机,耳边响起梦雪留给他的信文:

“雨扬,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无法目睹分离的场面,怕承受不了那凄楚的悲伤。让我静静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吧!我是多么喜欢这个美丽的城市,多么留恋我们共同度过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光。可是,为了爱,我别无选择!我不想让你两难,更不想因为我而毁掉你挚爱的事业。矛盾的是我又无法忍受天天想见到你,时时想和你在一起的痛苦折磨。我在这份沉重的爱的煎熬里,身心俱损。当我还没有丧失最后一丝理智时,决定离开你,离开这块处处都能让我想到你的土地。她并不属于我,就像你不属于我一样。

雪,纯净无暇,纤尘不染,她才是我生命的依托,灵魂和躯体的归

宿。让我在雪域高原那茫茫无际的雪地里为你祝福吧！再见了雨扬！再见了，我刻骨铭心的爱……

(一)

一九九八年夏日一个酷热的傍晚，滨州市二十八中初三{2}班女教师梦雪家里像个大蒸笼。在市政府农委办工作的丈夫，打着赤膊仍是汗流浹背。他吃完饭，撂下碗筷就钻进空调房里玩电脑去了。自从几个月前家里买回电脑，上网成了他每晚唯一的乐趣和消遣。不喜欢吹空调的梦雪，被开到最大档位的电风扇吹得心烦意乱。看完新闻联播和滨州新闻，她索性关掉电视，穿着睡衣独自走出楼门，向公寓外面的草坪上走去。

月色很美，在草坪上能感觉到微微的清风。她撩了撩半干的长发，一阵淡淡的洗发水香味飘来，带来一阵惬意。她像孩子般张开了双臂，任清风的抚慰，心里的烦闷也随之消散。这是个周末的晚上。

梦雪在草坪上悠闲地踱着步子。眼睛时而望望天上的月，时而望望远处的街灯，当目光在草坪尽头一片散尾葵——她特别钟爱的南国植物上落下时，不由感慨道：多靓的树木啊！那一片片孔雀羽毛般的叶片层层叠叠，向树干四周婆婆地伸展开去。她久久地、出神入化般地观赏着。树下坐着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俨如一幅恬静动人的油画。突然，树后窜出一个约有一米八几的大块头男人，他冲出草坪，拼命向梦雪方向的人行道狂奔。“抓住他！抢东西啦！”呼叫声在他身后传来。

随着喊声，树下站起那对情侣。他们边喊边向前面的男人追去。

梦雪吓得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当迈出一只脚想去帮忙却看到散坐在草坪上的乘凉人没有一个想动的样子时，便又收回了脚。她既焦急又害怕。就在这时，离他六七十米远的马路上出现一个中等身

材、精悍却有点偏瘦的男人。他勇敢地迎着那个比他强壮许多的家伙冲了上去。

抢东西的歹徒见有人拦截，猛地刹住了急奔的脚步。停下的刹那，嗖的一声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

“啊！刀！”梦雪吓得喊了出来。

草坪上的人们全站了起来，纷纷向远离人行道的草坪深处退去，并不时回头观望。那对情侣也停下不敢再追了。

人行道上只剩下赤手空拳的勇士。他孤身与歹徒对峙着。丝毫没有退却的样子。突然，歹徒握刀向他刺了过来。那勇士左躲右闪，险象环生。

当恼羞成怒的歹徒再次向他狠狠捅去的瞬间，勇士一个闪身，紧接着飞起一脚，踹在歹徒的小腿肚上。扑哧，嘭！那歹徒重重地摔在地上。一眨眼工夫，勇士已猛虎扑食般骑在歹徒身上。嚓！他一把扯下歹徒身上的短袖衬衫，三下五除二地把他双手反捆在背后。这会儿，四处如梦初醒的人们欢呼雀跃地向勇士围去。

梦雪那颗提在嗓子眼里的心这才放下。她目睹了从开始到结束不足五分钟精彩一幕，带着万分佩服的心情向勇士奔去。在橘黄色的街灯下，她一睹了勇士的另一种风采。

他是一个对女人极富吸引力的男人。棱角分明的脸上长着一对略略凹陷的明亮眼睛，冷峻中张扬着神韵；长而密的睫毛如女孩子般向上翘，与浓黑的眉毛和谐对应、愈显出几分敏锐和机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高耸如欧美血统的鼻子，足以迷倒许多女孩子。偏瘦且挺拔的身躯里充满了阳刚之气。刚才的举动又赋予他一种神秘的光环。当梦雪认真地注视着儿时，他打完报警电话，目光也与梦雪碰在一起。梦雪有些难为情，还有点心虚，生怕他认出刚才胆怯的自己。不料，他却冲梦雪坦然一笑。而后，答记者问般地回答起人们的提问。

望着歹徒把脸紧紧贴在地面、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可怜相，梦雪也忍不住问起眼前的勇士：“他拿出刀时你有没有害怕？”

“害怕的是他，别看他人高马大，作贼心虚该听说过吧？”他轻松的回答把人们逗乐了。

又有人问他：“你是武警还是军人？”这也是梦雪想知道的。

“错也！老板厂的保安，闲时也跟工友们做做武术教练。”

梦雪有些失望，却又有些不甘心地问：“那你这身功夫从哪学的？”

“天机不可泄露！”说罢冲梦雪一笑。

这时一辆警车开过来。当巡警进入已有二三十围观的人群中时，大家才发现那位勇士已不见了踪影。只听见那对情侣向警察描述他们被抢的经过及后来发生的一切。

无名英雄的悄然离去，令梦雪对他更是肃然起敬……

(二)

一九九九年春，开学不久的一天晚上，梦雪带的这届毕业班召开了毕业生家长会。许多关心孩子升高中的家长双双到会，只有林帆的家长没来。他外公病危，母亲去了哈尔滨侍奉外公，父亲正在外省办一桩重大的抢劫杀人案，还没回来。他们把孩子升高中的事全权托给了梦老师。

家长会结束时，林雨扬——滨州市的破案能手，才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参加儿子读了三年中学，自己却第一次也是儿子初中阶段最后一次家长会。当穿着一件被汗水湿透了的鹅黄T恤衫的他满脸歉意地出现在梦雪面前时，俩人都怔住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时让他们暗自吃惊。林雨扬早就想拜访儿子的恩师，可总因工作忙没顾上。当他注视着眼前这个让淘气儿子发生了神奇变化的梦老师，注视着

三年来妻子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甚至有些感恩戴德的知识女性时,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她身材窈窕,皮肤白皙,长相端庄秀丽,最出众的是她身上那种高雅清丽的气质。早就心存感激和敬意的林雨扬,不由在心里冒出一句:“好特别的女人!”她不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梦想在空闲的应酬时有一个带得出去,也让朋友们更加羡慕自己的有品味的女性吗?这是他隐秘世界中的渴望,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梦雪讲话前总是嫣然一笑,她极其标准的普通话,甜润、温存的声音,让出生在南国土地上的他感到格外亲切和舒心。见过许多漂亮女人却从不动心的林雨扬今天有些心神不宁。他突然记起他们曾经见过,但他没有点破。

他真诚且有些动情地说:“阿帆这几年多亏了梦老师,让你费了不少心!我这个家长倒不像家长,父亲也不像父亲。三年了,真没脸来见老师!难怪老婆、儿子埋怨我。看来,我们做刑警的常常是既对不起老婆也对不起孩子。”

“你也挺不容易的,听林帆母亲说,你们一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工作又危险,要谢谢你们才对!没有你们,学校哪能安心上课呢?”梦雪接下来对他介绍了林帆的情况,细到生活起居。班上那么多孩子,她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生活、性格竟了如指掌,让林雨扬越发感到自己这个父亲不称职。

离开前,他紧紧握着梦雪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孩子有您这样的老师,真是我们做家长的福气!谢谢,谢谢您!”在他们握别的一瞬间,梦雪突然记起了这个似曾见过的男人,一个事后她曾不止一次向同事提起,让她感慨万千的无名英雄。她一本正经地对林雨扬说:“还是该谢你林保安!武术教练同志!”林雨扬先是一怔,之后,会意地与梦雪一起笑起来。

梦雪送走林雨扬,心里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从第一次见他起就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的外型、气度、谈吐以及刑警这

个极为神秘的职业。

林雨扬在回去的路上,眼前挥之不去的总是梦雪典雅、婉约的气质。在万分感激的后面又生出一种微妙的东西:“我怎么今天才见到儿子的恩师?”

提起儿子,林雨扬心里千头万绪。

林帆自小被父母娇惯。林雨扬因常年在外奔波,对小家伙心里很是有些歉意,每次回家把儿子百般疼爱。林帆的母亲更是如此,她的兄弟姐妹中就这么一个男孩,在整个大家族里简直就是骄傲的代名词。长期娇惯养就了儿子的蛮横和任性。不想,到四年级以后,竟成了班上有名的调皮鬼,不好好学习不说,还总惹事。请家长成了常事。升中学的第一学期,就因打架而成为全校的知名人士。请过两次家长,总是他母亲来。林雨扬一是太忙,二是顾面子,不好意思去学校,他也对孩子丧失了信心,是梦雪改变了儿子。

梦雪起初对林帆的父亲有些不满。但后来她从性格开朗、直爽,相貌平平的林帆母亲的报怨声中得知,她做刑警大队长的丈夫根本没有时间管儿子。没有多少文化的她也发愁不知如何教育孩子。当梦雪了解到做刑警的难有常人家庭的生活规律时,她不再责怪从未露过面的刑警父亲。她甚至认为,这个官职不知有多大的大队长能为了城市的安宁把生命都置之度外,我为什么不能花多些精力教育他的孩子呢?她从此对林帆有了特殊的“关照”,一次次朋友似地谈话,一回回母亲般的体贴、关怀,慢慢使林帆有了转变。每当有些老师对他有点歧视的时候,梦雪却总是以多表扬,常鼓励的方式教育他;每当他有了点进步,梦雪就给他打气,树立信心,使林帆对她有了亲近感。

一次,林帆在下课打着玩时,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扭伤了脚。梦雪见状二话没说,背起这个跟自己差不多高的男学生直奔校医室,后来被及时送往医院。在楼上楼下拍片、取药、交钱中,身高 1.66 米

的梦雪,又几次背起受伤的林帆。曾打架打得满脸是血也从不流泪的林帆,趴在梦雪的背上时却止不住地抽泣。这件事对林帆影响极大,打那以后,他仿佛一下懂事了许多。学习成绩也不住往上升,到初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成绩由原来的倒数进入到全班前五名。这让林雨扬一家更加佩服和感激这位女老师。

(三)

梦雪是初三(2)班的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她取得了不少业绩,多次被评为市先进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在市语文教学观摩课上常常得奖,是二十八中的骨干教师。她最大的特点是用爱和关怀温暖孩子们的心,很受家长和孩子们的爱戴。

转眼间毕业班已顺利通过考试,梦雪的班级升学成绩名列全市第三、本校第一。毕业典礼定在七月末的一个周日上午举行。梦雪自那次家长会后,再没见过林雨扬。林帆考入了市重点中学。对带了三年的孩子们,梦雪真有些舍不得他们走,最近心里也空空落落,少了些什么似的。

毕业典礼那天早上,学校气氛简直不亚于过年,几千名学生及家长齐聚校园。二十八中今年成绩突出,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和宣传部领导、教育局长都来参加这届毕业生典礼。其中还另有原因,因为这届毕业班中有来自西藏林芝地区的六十个藏族学生,他们是滨州市为援助西藏林芝地区的教育事业,特招的学生。经过滨州四年的中学教育(其中一年为预科),今年也全部顺利升入高中。学校张灯结彩,隆重庆典。

这天神采奕奕的林雨扬,穿着一身乳白色的休闲装,更显得风度翩翩。他在那天生微微弯曲的头发上特意打了点摩丝,坐在家长堆里也十分显眼。本来说好夫妻双双一起来的,前一天晚上,妻子因庆

祝儿子考入重点,跟几个老乡一起多喝了几杯,早上起来头疼得厉害,照照镜子,显得格外憔悴,她不想以这副面孔出现在儿子的同学和家长面前,怕儿子难堪。但她心里颇感委屈,便控制不住地对林雨扬唠叨起来:“你倒好,平常儿子你很少管过,三年中学你只去过一趟学校,现在儿子考上重点中学了,风光的却是你。这真是有福人不在忙,没福人忙断肠,就数我命苦呀!”

听惯了老婆这种有口无心的唠叨,林雨扬调侃道:“都是你夫人的功劳,劳苦功高!今天你要不到场,毕业典礼一定黯然失色,我就是背也要背你去。”说着把背朝着她,弯下腰在床边做等她的姿势。

“少来这一套!还不快走!”她照丈夫的屁股上一巴掌。林雨扬给老婆反手敬了一个滑稽的军礼,掉头出了家门。

毕业典礼上,学生代表林帆做了声情并茂的发言。感谢学校,感谢老师的辛勤培育,是这些即将离开学校的孩子和他们家长们的共同心声。学校艺术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忙碌惯了的林雨扬着实轻松惬意了一番。他心情格外舒展,时不时望望主席台上嘉宾席里的梦雪。有几次,两人的目光竟同时交汇到一起,很快又都转向别处。那是一种夹杂着说不清含义的目光。

毕业典礼一结束,台上的领导们正在退席时,林雨扬已穿过拥挤而嘈杂的人群来到主席台下,不顾斯文地冲台上大喊“梦老师!”已被孩子们拥着的梦雪向台下望去,知是林雨扬可又看不见他在哪里。林雨扬挥动着手臂又喊了声“梦老师!”梦雪忙跟孩子们说了些什么,掉头款款地向他走来。她穿了一件无袖的立领紫萝蓝色连衣裙,从左肩处有一串绸绢做的雪白色的玫瑰花,从她丰满迷人的胸前斜斜地穿过,一直排到右侧的腰际,领口和裙摆都是雪白色的镶边。在这种有点神秘的色彩勾勒下,她那匀称的身条越发显得楚楚动人。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自然地垂在身后。她穿了一双无色的水晶鞋,随着走动的脚步,衣裙和头发也在飘飞,仿佛整个人体也有节奏地飘

动起来。林雨扬的目光有些发呆,被她身上一种说不出的气韵深深地吸引住。她要是我的老师多好啊!他又一次产生了这种怪念头。

“林队,你好!”梦雪走近他时他才回过神来,有些不好意思。他热情地伸出手:“你好,梦老师!今晚有空吗?我们一家想请你吃个便饭,不知肯不肯赏光?”他忙补充了一句,“还有你先生”

“不了,别这么客气!真不用客气!谢谢你们啦!”从不接受家长宴请的梦雪在推辞着,却又有些心动,不知怎的,她对林雨扬有种对其他男人所没有的好感。

“儿子要离开你们学校了,今后见面也不容易,这顿饭你一定要来!”他的口气不容商量。说到儿子将要离开这所学校,林雨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还掺杂着说不出的遗憾。他的话同样勾起了梦雪心底的伤感,带了三年的孩子们,一转眼就都离她而去,她真有些舍不得。当班主任的常常像母亲,她不仅教给孩子们知识,还要教他们做人,教他们生活。三年的相处,一朝将要分开,梦雪的两眼有些酸涩,还未等她开口,捕捉到这一细节的林雨扬马上又说:“晚上六点整,美丽岛6号房,我开车接你们!”

“好吧,不用接!我们自己去。”梦雪同意了。林雨扬开心地向梦雪挥了挥手,一转身消失在散去的人群里。

晚上六点整,梦雪一个人准时到了美丽岛大酒店。当她一走进酒店大门时,迎宾小姐就热情地引领她来到三楼6号房。房门一打开,一个二十开外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三枝红玫瑰急步走到梦雪跟前,“我代表林队长一家献花给他们最最崇拜的梦老师!”他一边送花一边故作惊讶地嚷道:“怎么少了我的那一朵呢?一定是林队买花时丢了一枝。”望着他一脸的滑稽相,有些不自然的梦雪忍不住笑了。

她边接过花边说:“谢谢你,也谢谢你们林队长!”林雨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忙招呼梦雪:“快请坐,梦老师!怎么?爱人?”

几乎与林雨扬同时,梦雪也开口问“阿帆和他母亲怎么没来?”

林雨扬抢先回答：“她今天身体突然不舒服，让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们，阿帆那小子被同学叫走了，孩子大了，不愿意跟家长一起了。”其实他根本没叫孩子。

梦雪也忙问起林帆妈妈的病情，还说林雨扬不该跟她这么客气，应该留在太太身边等客套话。那小伙子没等林雨扬介绍，便插嘴开始自我介绍：“我叫小马，林队的马仔，嫂子吩咐我代表她多敬梦老师几杯，还说阿帆虽然不在你们学校了，可他们一家永远忘不了你，有空希望常到他们家里坐坐。”梦雪道了谢，便解释说今天爱人在单位加班赶材料来不了。

“加班也不能亏肚子，肚里没有料怎么能写出好材料呢？小马你去接他来，吃了饭我们一起送他回去加班。”

“别，别，千万别！他不会来的！”梦雪有些惊慌，脸也涨得通红。眼明的林雨扬一下看出了梦雪的为难之处。马上又吩咐小马，就听梦老师的吧，点菜。职业的敏感使他在心里产生了疑惑。

梦雪自上午送走了林雨扬，就被学生们围着写留言，还送了许多纪念品，她也给每个同学准备了一份礼物，大家挥泪离开校园。梦雪回到家越想越伤感，哭得中午饭也没吃。每带一届毕业班，她都会经历一场难舍的别离。哭够了，心情也好受些，她躺下睡了一觉。大约四点半钟，想起了林雨扬请吃饭的事，就给中午没回家吃饭的丈夫打电话说了这事，可丈夫坚持不来。他本身工作就忙，又常下基层，加上性格比较内向，他跟本不愿意跟任何陌生人打交道，除了办公室里几个同事外，他在这座城里简直如同外星人，独来独往。自从有了电脑，他仿佛终于找到了知音。所以，梦雪不好勉强他。刚刚不会撒谎的她，一下就露了馅，心想，这个刑警队长真够厉害的。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不愧是刑警出身，席间的气氛十分活跃。梦雪第一次亲耳聆听了两位刑警讲述他们经历中的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过去只在电影、电视和小说中看到的做了艺术加工的破案故